

農村散記

秦兆陽 著



農村散記

秦兆陽 著

人民日報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

農村散記

著者 秦 兆 陽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)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
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三次印刷

書號(274) 本書字數108000 印刷30001—34000

31''×43'' 1/32 印張6 定價0.55元

定價五角五分

CAE30/12

目次

祭灶.....	一
偶然聽到的故事.....	二〇
劉老濟.....	二七
晌午.....	三三
秋娥.....	五一
兩代人.....	五八
韓增祿.....	六六
親家.....	一〇二
競選.....	一二八
馬大夫.....	一五六
王永淮.....	一七〇
姚良成.....	一七五
麥穗.....	一八四
老羊工.....	一七四

祭 灶

舊曆臘月二十三日，我在龍灣村檢查春節對貧苦軍屬的優撫工作，住在軍屬周大娘家裏。她家現在有三口人：一個兒媳婦，一個十三四歲的孫女兒，另外，有個小子參軍已經十一年了，後來又參加了志願軍，現在在朝鮮前線，當了營長了。

以前我在她家住過三次，所以我們很熟，而且周大娘對革命幹部一貫很熱情，她兒媳婦楊翠蘭又是村裏婦女會副主任，所以我覺得在這過舊曆年的時候，住在她家裏最沒有顧慮。

我一進到院裏，周大娘聽見腳步響，隔着窗戶上的玻璃眼兒一看，就嚷叫起來：

「老秦，你可來了！我正想託人給你捎個信兒去呢，俺們聽了你的話，拆了舊倉房屋，可得了寶貝了，快進來，我給你瞅瞅。」

我走進屋裏，只見她一家三口正在炕上包餃子。小閨女珍兒騰地一下跳下炕來，從桌子上的鏡子後面拿出一張紙來，說：

「你看，這是什麼？」

我一看，是張舊照片，已經褪色變黃了，像在茶汁裏浸過似的，上面有個極模糊的人影，已經看不清面貌了。在一個角兒上，有個手指頭大的圓洞兒，像是燒破了的。

我說：『這是誰的像片？』

大娘說：『你先上炕來暖和暖和，我告訴你。』

我上炕幫着她們包餃子，翠蘭嫂要去給我燒水沏茶，我推讓了好半天，大娘才開始顛顛倒倒地說起這個故事來。

『是四七年，國民黨軍隊糟蹋這一帶。這是珍兒爸爸的一張照片。那時，寄回來不到三個月，碰着鬧情況，小珍把它夾在自個的書裏，塞在炕洞裏藏着。進來了三個中央軍，東翻翻，西翻翻，剛要去搜炕洞，小珍正在一邊發楞，人小手快，一彎腰就把幾本書搶出來了，就跑，一個壞蛋就追，剛跑到院子門口，正側着身子過寨籬門時，壞蛋放了一槍，正打在書上，把她的腿擦破了一塊肉，差點沒把個孩子吓死！當時她還不知道，跑到隔壁院裏，把像片塞在柴禾裏，壞蛋趕上來了，看見她手裏光有幾本書，打了她兩巴掌，罵了幾句，才走了，孩子可就癱在地下下了……』

大娘說到這裏，好像故事已經完了，不說了。還是珍兒作了補充：

『後來，我媽說：「把這像片好好留着吧，作個紀念，等你爹什麼時候回來，給他看

看，也知道老百姓遭的罪呢。」就把它藏在糧食屋裏了——就是你說的那間屋子。」

翠蘭嫂那雙做莊稼活的手，包起餃子來動作却挺靈活挺快。這時她也搶着笑着補充

說：

「解放以後，進屋開甕取糧食，我說找找那照片吧，小珍說是埋在牆角裏一個木頭盒子裏的，刨出來一看，裏邊盡她的書，哪有照片！氣的我罵得她哭了一場。掃房那天拆倉屋，你猜怎麼着？在牆縫兒裏！老秦，要不是你給俺們出了這麼個主意，還找不着呢！」

原來半個月前我在大娘家住過一次，看見她家炕頭上，櫃上，擱滿了糧食口袋和小甕，弄得小屋裏挺擠。後來才了解到：她家原有個倉房屋，在柴草棚子和磨棚之間的拐角處，早先環境殘酷時，用土坯把小門堵住，糊上泥，外邊一點也看不出來，爲的是不給敵人搶走糧食。解放以後，把小門捅開了。可是這間屋不能叫一間屋，不過是一個小角落；今年她家參加了互助組，翠蘭種了五畝豐產玉米，其他的地也增產了一二成，糧食就擱不下了。我給她家提了個意見：以後年年打的糧食多，更沒地方盛，不如趁臘月掃房時，把這個小倉屋拆了，明年春天暖和了，再往柴草棚這邊擴大點，重新壘一道牆，就有了較寬敞的倉房屋了。這意見被她們採納了。

『哼哼，』周大娘忽然笑起來了，『提起這照片，我又想起個事來。那時候，小珍才八歲。有一天，她問我：「奶奶，奶奶，人家出去當八路的爸爸，好多寄了照片回來了，怎麼我爸爸不寄照片回來？咱們寄封信找他要吧！」我說：「孩子，你的模樣長的可像你爸爸呢，看見你就看見了他，你就是他的照片，還要他的照片幹嗎？」你看，一晃孩子成了大人了！』

小珍正在趕餃子皮兒，忽然眼珠一轉，笑着說：

『秦同志，告訴你吧，我媽說，要把這張照片寄到朝鮮去，叫我爸爸記住早先老百姓受的苦，好好打美國鬼子。』

翠蘭嫂聽了這話，忽然不好意思起來，紅着臉瞪了小珍一眼：

『個死了頭，什麼你都說！』

『你不是這麼告訴我的嗎？不是嗎？』小珍不服氣地搖着頭髮說。

翠蘭嫂使勁把一個餃子往筲簾上一擱，說：

『死了頭，光會耍貧嘴，念了幾年書，連個對聯也不敢寫，還要請人家先生去。』

小珍撒嬌地吃吃笑了一陣，大家又說了些別的話。天黑了，周大娘下炕點着了燈，燒火作晚飯去了，小珍又調皮地對她娘說：

『娘，不怕你是婦會幹部，你能對我奶奶宣傳宣傳，叫她今日不祭灶嗎？你知道吧？昨日集上，她瞞着俺們買了一斤糖瓜，準是預備祭灶』的，可就是沒見她買灶王爺，我到處都找到了，沒找着。』

『今年集上沒灶王爺賣了。這年頭，買的人少了，就沒賣的了。』翠蘭嫂認真地說，同時好像是在思索着什麼。過了一會，對我說：『老秦，你勸勸她不行嗎？俺們說沒效。這年頭還迷信！我年年勸她，一點作用不起。』

這時，周大娘忽然一掀門帘，顫巍巍地走進來了。

『你們娘兒倆唧咕什麼，我全聽見了！』她嚷叫着，語氣裏卻沒有惱怒的意味。說完了這句話，就爬上炕來，順手拿起旱煙袋，就着燈亮抽着了煙，搭着眼皮子，像是想什麼事兒。

翠蘭嫂娘兒倆知道她要說一套長篇大論，就忍住笑等着。

● 舊曆臘月過年前徹底打掃一次房屋，是這一帶的風俗。

● 這一帶的風俗，舊曆臘月二十三用糖瓜祭灶。糖瓜是用麥芽糖作的一種瓜形糖球，粘性很大，意思是讓灶王吃時粘住嘴巴，上天以後不會說壞話。賣的灶王爺，是一種木刻水印彩色神像。

抽完了一袋煙，大娘終於開口了：

『你們年輕人，哪知道老一輩子的事。我做女兒那工夫，每日刷鍋作飯，看見灶頭上的灶王爺，心裏就胆小。說個笑話，不是怕別的，是怕他老人家嫌我糟蹋糧食，往後給我許配個傻女婿。你們別笑話，這是真的，我一輩子作飯可沒敢糟蹋過糧食。往後，尋了他爸爸，傻倒是不傻，就是窮。年年祭灶，我就禱告：灶王爺，灶王爺，快上天，快下地，晦氣帶走，財喜來臨，風調雨順，五穀豐登，糧食滿囤，人口太平，百事如意，萬事順心……』

說到這裏，大娘自個也忍不住笑起來了，別人自然更笑得喘不過氣來了，弄得燈影子也搖晃起來了。

大娘又抽着了一袋煙，接着說：

『俺年年禱告，年年磕頭磕得咚咚響。你們不知道，真像有個白臉長鬍子的佛爺在眼前似的，一顆心揪得可緊哩！就這麼過了幾十年，可年年受窮。那些年鬧日本，八路軍過來了，宣傳破除迷信。可你們不知道，越是年頭不太平，就越是心裏揪得緊，臘月二十三夜裏祭灶就越是心誠。再加上小珍的爸爸出去抗戰了，……唉，這些就不用說了。後來，土地改革了。人們都說：「敬了一輩子神，也沒從半天空裏掉下半粒糧食來。」

毛主席一領導，就得了地。」這話可也是個理。可你們說怪不？每年，一進臘月，我就想：今年可不祭灶了，還迷信個啥？可到了臘月二十幾裏，就覺着不行了——覺着要是不祭灶，就像犯了罪似的，像掉了個東西似的。小珍的娘，你年年勸我，我不是不聽，我是……唉，一閉上眼睛，就看見個白臉長鬍子的佛爺，……你們想想，幾十年——六七十年，就這麼過來了，要一下子變過來，可不易哩！」

「奶奶，你明白這個理，可今年你還祭不祭灶？」小珍仰着小臉，調皮地問。

「今年我說什麼也不祭了！」大娘使勁把煙袋往炕沿上一磕，像是下了決心。

「好！歡迎！歡迎！」小珍拍起手來了。

「小丫頭，少瘋些吧！」翠蘭嫂怕婆婆生氣，想攔住小珍。

「叫孩子樂吧，該她樂的。」大娘笑着說。「我是老糊塗了。你們想，要不是工作人員領導，成立互助組，叫婦女也下地，要不是我這媳婦進步，你們想想，咱秋天能打這麼些個糧食？今年，叫那白臉長鬍子的佛爺自個上天吧，我可不送他了！」

「媽，是真的？」翠蘭嫂紅着臉快活地問。

「怎麼不真？」周大娘把手一拍，「我去把糖瓜拿來，給你們吃了它！」

她真的爬下炕去，從櫃頭上蟲蟲罐罐的縫兒裏拿出一個紙包兒來，往炕上一攤：

「吃吧！小孩吃了嘴巧會念書，大人吃了手巧會給她爸爸寫信，工作人員吃了，心巧會給老百姓辦事。」

大家又都笑起來。

翠蘭嫂說：「看我媽，怎麼學的這麼會說！」

周大娘自個也笑着，又到灶門口燒火去了。

吃了晚飯，她們一家人接着包餃子。我因為跑了半天路，又在村裏開了一下午會，有些累，就到西屋裏去，點着了燈，準備看看書就睡覺。大娘進來給我燒炕，我要自己動手燒，她說什麼也不讓。不想，她却只添了兩三把柴禾，就出去了，好半天沒有回來。這時全村各家都吃完了晚飯，從街上傳來一陣陣小孩們的嚷聲、笑聲和放爆竹的聲音。我忽然想起了多年以前的一件事情：是一九四三年，正是抗日戰爭中最殘酷的時期，這一帶地區變質，我們只能在晚上活動。也是個舊曆二十三的夜裏，我們一羣『夜行人』悄悄地從敵佔區一個村子的街上走過，街上每隔幾丈遠就牽着一條繩子，每條繩子上都吊着幾盞紅色的燈籠，燈籠上寫着『王道樂土』、『東亞共榮』等字樣，看了真是觸目驚心。……我想出門去看看今天這村街上的情形，剛一走出房門，只見周大娘站在當院黑地裏，兩手抱着拳，嘴裏喃喃地說：

『……你要是真有灶王爺，這回上了天可就再也別下來了，下來也沒用，連你的像也沒賣的，人們都不信，這年頭，你管不了事兒了……』

這時，忽然東屋的門一開，『撲嗤』一聲，珍兒像個猴兒似地跳了出來，尖聲笑道：

『奶奶，哈哈哈哈哈……你可把人笑死了！』

『哈哈哈哈哈！……』門裏邊，翠蘭嫂也笑得『哎哟』『哎哟』起來了。

大娘却沒有生氣，也沒有笑，只是慢慢走進了東屋。小珍兒跑過來對我做了個鬼臉，也回東屋去了。她母女倆還有一聲沒一聲地笑了半天。

一會，聽見周大娘輕聲說：

『你們別笑了好不好？叫老秦聽見了，笑話咱。』

小閨女却還是笑個不住。

我站在房門口，抬頭看看天，天上的星星是這樣繁密，這樣亮。我覺得有個東西在輕輕地往天上飄去，不是灶王，是小珍兒清脆柔和的笑聲，它將要去告訴那些星星，說人們用自己的力量，使得人間已經發生了許多自古未有的變化……

偶然聽到的故事

在平原上，在初春時候，有時出現這樣的景象：太陽被飽含着水分的空氣弄得有些朦朧，光線變得更加柔和了。天空是銀色的，透明的，勻淨的。看見了這樣的天空，使人覺得春天真是一個年輕的溫柔的季節，萬物生長的季節，它既給萬物以水分，同時又給萬物以陽光——陽光混着水分同時輕輕地洒佈在大地上。大地上的景物就比平常更加清晰明媚，更加新鮮柔和。在這樣的天氣裏，人們趕着車往地裏送糞，看着那一望無邊的嫩綠色的麥苗兒，由不得就要揚起趕牲口的鞭子，挺起胸脯來，深深地吸一口氣，然後唱起歌謠來。

就在這樣一個春天的上午，我拿了記事的小本兒，走到村南一個大場裏，靠着場邊的一個柴禾垛坐下來，想好好地思索一下這村裏工作上的一些問題。

這是一個寬大平坦的打麥場，四周被秫秸編成的寨籬圍着，沿着寨籬又栽着一圈桃樹。這些桃樹都是一人多高，樹幹透着紫紅色，極其光潔，柔軟的枝條上，長滿了褐色的嬌嫩的骨朵，在淡黃色（不如說是銀色）的陽光下，真是滿場春意。

我正要打開小本兒來看看上面一些零碎的記載，忽然聽見寨籬外邊一陣輕輕的脚步聲響，有兩個年輕婦女帶說帶笑的聲音。

『你看你，說得沒頭沒腦，一句話扯三里路遠！』是個較為重濁的聲音，大概年歲較大。

『你不知道我心裏多痛快，多高興呢！嘻嘻嘻嘻，你看你急的那樣兒！』是個年輕姑娘清脆的聲音。

『看把你高興死了，好日子還沒有到呢！』

『什麼好日子歹日子的，不許你說！』

『好人，好人，嘻嘻嘻嘻，不說就不說……咱們上這兒歇會兒吧，走得有點累了。這兒沒人，你就從頭兒說說吧，快把人急死了！』

在我背後的寨籬外邊，是一條來往大道，道邊空地上也有一個跟我這個同樣大小的柴禾垛，她們就坐在這柴禾垛的那面，正好在我的背後，相離很近。

兩人又互相逗笑了一陣，年輕姑娘就開始說起她的故事來了。她說得那麼活潑，那麼愉快，吐字那麼輕快，使我勉強來得及記下她所說的內容，却來不及體會她的感情，更顧不上回味她說話的音韻。

『……你知道，俺家村北有塊地，離村挺遠。秋收麥收的時候，我在那地裏拾掇莊稼，常碰見他也在對面那塊地裏，也是一個人幹活。俺倆有時候打個照面，可誰也沒有跟誰搭腔。你笑什麼？好，我不說了！』

『真的，他是北莊的，我是南莊的，誰也不認識誰，誰也不知道誰的稟性，你想想，好意思說話嗎？有必要嗎？哼！你才不害臊呢！』

『後來，有一天，我又到那塊地裏撿棒子。那風兒多好！吹的那棒子葉兒嗖嗖地響，吹的我像喝了涼水似的涼快。我扶着鋤把直起腰來，迎着風兒嚷叫：「哦——喂！吹吧！哦——喂！」』

『你猜怎麼着？他也在對面地裏，也直起腰來，手搭涼棚朝我看。』

『我的臉，呼的一下熱了，趕緊一扭身。』

『嗨，真是，他也：「哦——喂！吹吧！哦——喂！」嗤……你別笑，……嘻嘻，當時我沒理他，只顧撿地。』

『後來，有一次，我上縣裏開青年團代表大會，我到得晚——你知道，我媽那個麻煩勁，打早起就不願叫我去，說：「閨女，你這一去，誰知道幾天回來，跟我多担兩挑兒』